

四百万难治好的脑瘤并发症 修大法痊愈

文 / 大法弟子星宇

我今年三十七岁，女性，在国内某银行工作。二零零八年我二十六岁时，经常犯头痛，当时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就没当回事。

患脑瘤痛不欲生

不想，到二零零九年又停经了，也只以为是内分泌失调紊乱，仍然没有重视起来。妈妈带我去妇产医院询问了医生，觉得比较像多囊卵巢综合症的症状，开了点雌激素“达英-35”，我就每天吃一片，吃了例假就来，不吃就不来，就这样耗了两年。

我原来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可逐渐地，妈妈发现我的脸变宽了，鼻子变大，皮肤粗糙了，相貌变丑了。我的腰变粗、肚子变大，体重从原来的六十公斤剧增到八十公斤，双脚又开始生长，从三十九码长到了四十二码，剧增的体重压得脚每走一步脚底和脚背都疼，脑袋也常常剧痛。

我爸爸就怀疑我脑袋里长了肿瘤，坚决要求我去医院做系统检查。

二零一一年年底，银行正是一年中忙碌的时候，我请了假，由妈妈陪着去了医院。我做完头部核磁共振检查，从检查室一出来，就看到妈妈捂着嘴，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我整个人一下子懵了：是肿瘤？！脑瘤？！我想不通，不愿意相信，我怎么可能患脑瘤呢！但是心里一阵阵发慌、发凉，眼泪忍不住地就流下来了。

医生说我患的是生长激素型脑垂体瘤。正常人的生长激素水平低于二，可以满足人日常机体代谢。而我的激素水平高至两百多，如不控制，骨骼还会不正常地快速生长，脏器也会加快衰竭，寿命很可能会缩短。肿瘤生长得很快，虽然是良性的，但已经占满了蝶鞍，大到侵袭、包绕了海绵窦和颈内动脉，离视神经只有几毫米，一旦碰到视神经，右眼视力就会缺损。

因肿瘤位于头部正中间，不适合做开颅手术，只能通过鼻腔做显微外科手术。过程中为了不伤及颈内动脉而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同时要避开视神经，就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会有残留。而残留的肿瘤还会再次复发，之后还得做伽玛刀手术（就是伽玛射线放疗）。脑垂体控制着人体的各种激素分泌，非常复杂和重要。垂体瘤手术后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持续，并发症很多，必须终身药物控制，如果肿瘤复发，还得做手术。

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当地最权威的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入院第三天医生给我做了经鼻窦的显微外科手术。出院一个多月后，我又在另一家医院接受了伽玛刀手术。伽玛刀放疗后我的白细胞水平很低，有一次喝水不小心把口腔上颚烫破了一点，结果整个上颚都溃瘍变成了白色，疼得我说不出口，不敢吃饭。

这两次手术后，我头疼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剧烈了。疼得厉害时，我就忍不住拿拳头捶脑袋，或把头紧紧地顶住床、桌子、柜子，通过压迫缓解疼痛。本以为手术前肿瘤并没有碰到视神经，离视神经还有几毫米，又及时做了手术，右眼视力保住了。可糟糕的是视力快速地变差了，右眼视力从一点二下降到零点八，手术半年后，眼前居然还出现了重影。

一次开车上高速，正在快车道上行驶，车速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经过一个S型路段时，眼前突然出现重影。我瞪圆了眼睛，努力分辨车头和左侧护栏的距离，在安全带带停车后，半天才缓过神来，这之后我再不敢开车了。

厄运还在继续，我的症状还在进一步地恶化，眼睛斜了！右眼时常不受控制地斜向右侧眼角。还总是出虚汗，喝一杯水或爬一层楼梯就会出一身的汗；持续停经，小腹疼痛，腿上还长出了腿毛；手脚肿胀，鞋号大了三个码，女士鞋都买不着，只能穿男士鞋。

为了治病，从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四年，我跑遍了当地和北京的很多著名医院，中、西医不限。在北京某中医院看病时，医生要求根据病情随时调整药方，我就每两周请假去一次北京，中药一买就是两大提包，喝的只想吐。

大夫还一再对我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能保证治好。看了中医又看西医，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的医生都说，患了这个病恢复健康和断根是不可能的，手术后要用药物控制。

当时医生推荐我使用一种从瑞士进口的缓释针剂，每个月得打一针，一支药将近一万块钱人民币。我就每月注射一次，注射了三次后身体反应强烈，腰疼得直不起来，就再不敢注射了。

二零一四年，我托人打听，专门请假去了一趟香港，找到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求医，得到的回复是：得做质子刀手术，这是比伽玛射线更精确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质子射线放疗手术；一个疗程二十天，每天治疗一次，一次的费用是二十万元人民币；整个治疗下来，光手术费就得四百万，还不包括住院护理费和之后的药费。

而且医生明确表示，术后不能保证肿瘤不复发。四百万哪！把我家房子卖了都不一定凑得齐啊！就这还不保证治好我的病，这是要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啊！没办法，只能回家耗着。

最折磨我的是头疼，头顶、太阳穴、额头、眉骨、眼眶、颧骨、鼻腔、耳道，要么一起疼，要么轮换着疼；天气冷了疼，阴天下雨疼；疲劳的时候疼，肚子饿了都疼，简直疼的我没办法。一天半夜，我头疼痛醒了，再睡不着。想长叹一口气，又怕怕睡在旁边的妈妈吵醒了让她担心；心酸的要流眼泪，又觉得欲哭无泪。

我看着黑黢黢的窗外想，怎么就得了这么个病呢？现代医学不是挺发达、仪器挺精良的么，怎么就治不好呢？难道要这样头疼一辈子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谁能救救我啊！

危难中 九字真言救命

这时“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我嘴里默念了两遍，想起这是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告诉我的，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以“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人的行为，提升人的道德。当人的心中充满了“真、善、忍”的正念，神佛就会保护他。还给我讲了许多不修炼的常人在危难病痛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遇难呈祥、转危为安的事例。我很爱听，但我当时只把那些当作故事来听，觉得太神奇了，但心里觉得这好像与己无关。

可现在我自己就在病痛危难中，现代的医学，中、西医都拿这个病没办法。如果法轮大法真的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连绝症都能救回来，那一定也能救了我！我在此刻想起了法轮大法，大法和大法师肯定能救我！我开始一遍遍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知不觉中头痛减轻了，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好久好久都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诚心念这九个字真的有用啊！第二天早上醒来想起昨夜的情景，我都觉得神奇

的不可思议！我心里燃起希望的同时，也疑惑，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病症，我念几个字就立刻得到了缓解，这与我在实证科学中学到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啊，原理是什么呢？

我想弄明白，我要学法轮功，我要学法轮大法！我请了李洪志师父的包括《转法轮》在内的全部著作，学炼了五套简单、舒缓的炼功动作。开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它不就是一性的吗？”“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是个炼功人，你应得的是什么？你不是得功吗？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长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

拜读了大法经书，我明白了人得病的原因，修炼为什么祛病健身有奇效。李洪志师父在书中用最浅白易懂的语言说明白了这世间很多很多以往让我疑惑的事情，阐述出了大法博大精深内涵。让我和一起学习法的父母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知道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中，都按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比如：不说假话；能容人，多看别人的优点，友好、真诚地待人，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客户情绪激动，说难听话时，冷静理智地对待，尽量宽容、理解别人；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生活中孝顺、体谅父母，不懒惰，多分担家务活。这些就是修炼的具体体现。

我尽量以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我与家人、亲友、同事相处得越来越和睦。我的心胸变开阔了，很少再为日常遇到的不如意的事生气、怨恨、愤愤不平，感到生活越来越平和和幸福。修大法真好！

道德品质提高了，身体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发生了改变。我之前因为经过鼻腔做脑瘤手术，左侧鼻道长期表现有炎症堵塞。一次在炼第五套功法时，我就感觉鼻子堵塞的部分在向上、向上通，不到一分钟整个鼻腔一直到额头全部通透了，以后再没有堵塞过，大法又在我的身上展现了神奇！

二零一九年过年期间，我妈妈接到了原来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的回访电话，询问我这几年病情控制的情况。妈妈激动地告诉医生，四处求医没能让我女儿的病好起来，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女儿。医生对于我没有使用任何药物，不仅各种症状没了，也没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并发症而感到不可思议！

我从二零一四年修炼后，再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在学法炼功的第二个月，就来了例假。视力也逐渐底恢复，眼睛不重影了，右眼再也没有斜视！身体轻快了，不出虚汗了，手脚都瘦了下来。最让我开心的是，头不疼了！不疼了！写到这，我又开心地笑了。

我细数这几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分，四百万都不能治好的病，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不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痛苦地就痊愈了。

不但如此，我的道德品质大大地提高了，真正成为了一个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有益的人。是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和我的家庭，给予了我新生。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法轮大法好！

天文学家发现两千年前中国观测到的“客星”遗迹

根据德国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2019年4月29日报道，天文学家成功探测到银河系中梅西尔22球状星团(Messier 22)中的一个新星遗迹。

新星是由于恒星表面的氢气突然爆炸造成的。这会导致恒星在短时间内亮度大幅提升。爆炸喷出的气体会在恒星附近形成了一个发光的气体遗迹。

有趣的是，这次发现的新星遗迹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爆发的新星产生的，而最早记录这个新星现象的是中国古代的星象学家。

中国古代星象学非常发达。古人利用星象来占卜吉凶甚至预测国家的运势，因此对夜空中的各种天体的亮度和位置都有详细记录。虽然目前实证科学还不能够认识星象学，但是目前天文学家都能认同中国古代对天体的研究记录是最详尽的。

“遗迹的位置和亮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公元前48年发现的客星的纪录非常吻合。”文章第一作者，哥廷根大学天体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 Fabian Gärtner 说。这意味着历史上最古老的天文记录之一在现代又一次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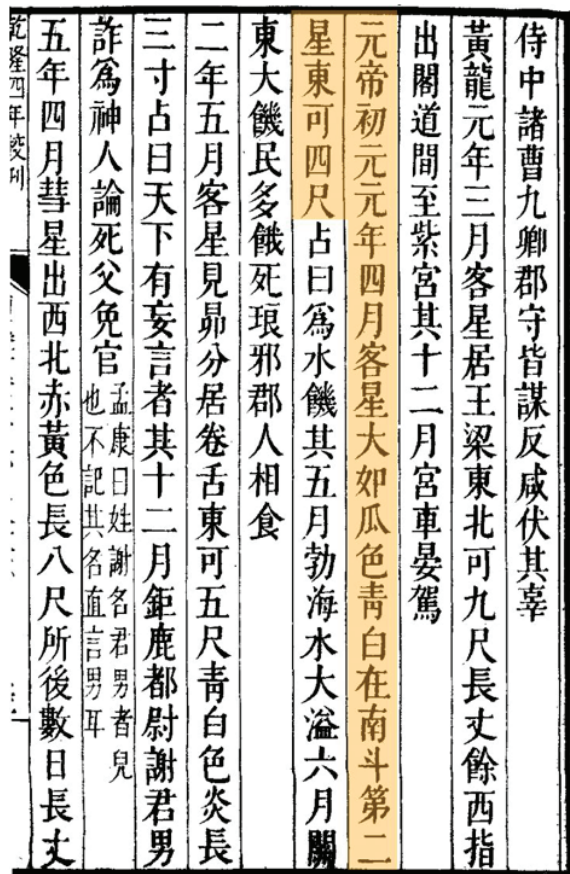
球状星团是一种球形的团状天体，一般包含数十万颗恒星。球状星团会围绕其所在的星系中心运行。目前已知有150个球状星团环绕着我们的银河系，Messier 22就是其中之一，位于射手座。

利用安装在位于智利的超大望远镜 (Very Large Telescope) 上的 MUSE 设备，天文学家观测了包括 Messier 22 在内的二十多个球状星团。MUSE 的优势在于它不仅产生观测图像，还可以同时测量天体在不同可见光颜色下的亮度。这使得它特别适合寻找通常只发红光的星云。

这次发现的新星遗迹是一个由氢气和其他气体组成的明亮红色星云。它的直径约为8,000个天文单位。不过它的密度比较低，导致它的质量大约只有30个地球质量。

这项新研究即将在《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

文 / 萧路



图：黄色高亮部分是中国古代对客星的记录

清末探花 吴荫培梦中回忆前生

文 / 法轮功学员

清朝末年有一位探花，也就是最高等级科举考试中的第三名，曾在梦中回忆起自己的前世。这位探花名叫吴荫培（1851 ~ 1931年），字“树百”，号“颖芝”，是江苏苏州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士。因为他号“颖芝”，因谐音常被写成“吴引之”。

吴荫培天禀敏慧，读书过目成诵，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历任福建乡试考官、翰林院撰文、潮州知府等职。他曾赴日本自费考察，回国后，提出一些改良意见，是一位开明又清廉的官员。民国时期，他热心公益，先后募集善款救济贫民，保护文物，是一位知名的地方慈善人士。

民国十年(1921年)，吴荫培朝礼普陀山，会晤民国时期的著名高僧印光老和尚时，自称前世是个云南僧人。当时印光和尚忙于接待香客，未能详谈。后来民国十九年(1930年)印光和尚在报国寺中修行，吴荫培又来探望。谈话中印光和尚问：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前生是个云南僧人？吴荫培则回答：我二十六岁那年，作了一个奇梦，梦中来到一座寺院，梦里我还知道那是云南的某地某寺。梦中见到的殿堂房舍、树木形状，都很熟悉，而自己正是这座寺院的僧人，醒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就把梦中所知所见一一记录下来。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张仲仁先生曾到那儿任职，我拜托他照着我写的文字去找，果然有这么个寺庙，其情形和梦中的完全一致。

可见吴荫培是真的在梦中回忆起了自己的前生，而他的好友张仲仁也是一位热心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地方贤达，他们俩人能如此热心慈善公益，可能都与他们见证了生命轮回有关。印光老和尚是民国时期公认的高僧，绝不会说妄语的，吴荫培梦中忆前生之事真实可信，轮回确实存在，生命绝不是只有这一生，无论神论只是一个荒谬错误的假说罢了。资料来源：《印光法师文钞》